

新 中 學 文 庫

方 姚 文

莊 趙 適 震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 學
叢 生
書 國

方

姚

文

選 註 者
主 編 者

朱 王 趙 莊
經 雲
農 五 震 適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兩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
-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緒言

清代古文，其義法謹嚴，可繼韓歐正軌者，必推方苞；一傳爲劉大櫚，再傳爲姚鼐；三子皆桐城人，故時人爲之語曰：『天下之文，其在桐城乎！』後之論者，於劉不無異詞，至方姚之輝映先後，爲一代文宗，則無可疑也。乾隆以降，治古文者寢盛，方姚學說，徧於海內，世遂有桐城派之目。又或別其支流，謂惲敬子居張惠言皋文，籍隸陽湖者曰陽湖派。宗派之說不足道，然師友之授受，聲氣之應求，其來固有自。據陸祁孫七家文錄序，馬通伯桐城者舊傳，則惲張之聞風興起，亦方姚有以導其源也。其生平事蹟，各有傳狀誌銘，通行之書，皆得見之。今采方氏年譜，與姚氏先德錄節爲略傳，又以意逆志，推求兩先生之風旨，而古文之所以有益於學術者，亦抒其所見，以備學者之采擇焉。

方苞，字靈皋，晚號望溪。先世避亂居上元縣，遂家焉。桐城，其原籍也。年三十二，舉鄉試第一，逾七年，成進士，聞母病，未及廷試，遽歸，未授職也。戴名世之獄，先生以南山集序列名被逮，獄成，論死，清聖祖特旨免治，曰：『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命隸籍漢軍，以白衣入值南書房，繼充武英殿修書總裁。世宗卽位，赦還原籍，授侍讀學士，歷官至禮部侍郎。立朝性剛而言直，卒爲忌者媒孽。乾隆四年，以蜚語罷職，仍在三禮館修書，凡兼領書局三十年。後以老病乞歸。十四年卒，年八十二。畢生致力於經學，於春秋三禮尤精。其治經宗宋儒，以義理爲主，不詳名物訓詁，著書至一百六十卷，承修各書不與焉。文集十八卷，集外文十卷。

姚鼐，字姬傳，嘗銘其軒曰惜抱，故世稱惜抱先生。姚氏爲桐城世族，伯父範，號薑塢，官編修，以學行名於時，先生少傳其業，而受文法於劉大魁海峯，海峯受業於望溪，傳其古文之學者也。年二十，舉鄉試，三十四，成進士，選庶常，改禮部主事，歷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時尙漢學，而河間紀昀爲書局總纂，

於書目提要中，尤喜隱譏宋儒，先生意甚不平，夙淡榮利，書竣，即乞養歸。主講鍾山紫陽諸書院四十年，及門成就者甚衆，梅曾亮管同，其最也。嘉慶二十年卒，年八十五。所著書有九經說，兼義理考證以通漢宋之郵；編古文詞類纂，別裁僞體，爲文章正軌，學者至今宗之。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

方氏之學，宗法程朱，惟語錄之文，則不欲附和，其論古文，必曰質而不俚，又嘗自言其立身之蘄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推其意，欲合程朱韓歐以一身任之，非學行爲一事，文章爲一事也。昔在孔門，文與道本二名而一物，論語天之將喪斯文，未喪斯文諸語，朱子釋之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孔子之所謂文，即孔子之所謂道，文以載道，與爲隆污，故刪定六經以釐正之，四教先之以文，此以教門人小子游藝之事也，四科終之以文學，此以教七十子之徒，或專修之，或兼修之，游夏之徒，專修之者也，善爲說辭，善言德行，兼修之者也，七十子之後，文之統緒，傳於韓歐，道之統緒，傳於程朱，韓歐之道，不能醇而無

疵，程朱之文，又恐質而近俚，儒者以道自任，卽以文自任，故必合而一之，始完其職責，此方氏之旨也。

姚氏私淑於方氏，本其宗旨，篤信宋儒，與詆毀者斷斷而爭，見於文集與尺牘者多矣。然悟宋儒爲世所詬病，不但在文之直率，其空疏無據，果於自信，尤足爲學術之累。中庸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文獻不足，則孔子於夏殷之禮，能言之而不言，亦云慎矣。方氏說經，專主義理，而略於名物訓詁，此於經學猶有罅漏，必待補苴者也。故姚氏論學之語，曰：『義理也，考據也，詞章也，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考據有所歸，詞章有所附。』推其意，欲兼程朱韓歐許鄭之長，方滿儒者之量，文與道，不當歧而爲二，宋儒與漢儒，更不當歧而爲二；兼采所長，不互攻所短，則姚氏之旨也。於文，則宋之語錄，漢唐之注疏，皆非所以爲文，其歸於韓歐也決矣。

方姚之風旨如此，其託體也尊，其取類也大，生當盛時，聰明老壽，學足以盡

其才，行足以副所學，文章之所以成其業者，固當彬彬焉爲『儒者之文』矣。文質升降，因乎世運，文勝之弊，韓歐救正之於先，質勝之弊，方姚救正之於後者，以文質偏勝，道且不明不行也。然曾國藩與吳南屏書，謂古文無施不可，惟不宜於說理，此似爲語錄之文辨護。古文而不宜說理，又豈『駢儷之文』能之乎？此語未敢盡信；韓子之原道原性，皆說理之文至精實者也，孟子牛山之木，魚我所欲諸篇，尤言近旨遠，善於說理之文也；曾之意，蓋謂說理之難，行文必矜慎不苟焉耳。但學者於古文之應用，必有懷疑，正以爲獨宜說理，外此則無施而可也。官府社會一切言事之文，凡有通行程式者，皆不能以古文之格行之；繙譯之文，演講之文，又不必以古文行之；至序記碑傳，以應世俗之求者，更何必甘爲人役，孳孳以從事於此乎？

然則古文之應用何在？曰：『將以爲爲學之具，蘄至乎知言知道之君子而已。』人之爲學，大率因文以見道，而能文與不能文者，其感覺之敏鈍，領會之多

寡，蓋相去懸絕矣；譬之尋幽攬勝，樵夫牧豎之所陋者，高人逸士徜徉其間，且感會於無窮，則觀古人之文者，亦猶是耳。至理趣情感，有動於中，發而爲文，又可因之以磨礱鍛鍊，閑節調和，使粗者以精，窒者以通，而學益進焉，此爲爲己之學，豈爲人之學哉！惟沿流溯源，不能讀唐宋之文，必不能讀漢魏周秦之文，不能讀近代之文，必不能讀唐宋之文，時代近則啓發易入，揣摩易做，是則編此二家文之旨也。

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趙震。

方苞文

目錄

原過	一
讀孟子	二
讀周官	四
灌嬰論	七
于忠肅論	一〇
轅馬說	一三
孫徵君年譜序	一五
跋石齋黃公手札	一七
書淮陰侯列傳後	二〇
書孝婦魏氏詩後	二三

與王崑繩書·····	二五
與劉言潔書·····	二八
與孫以寧書·····	三〇
與孫司寇書·····	三三
送王翊林南歸序·····	三五
送左未生南歸序·····	三七
送李雨蒼序·····	三九
孫徵君傳·····	四一
白雲先生傳·····	四七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四九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五一
左忠毅公逸事·····	五三

獄中雜記	五六
游潭柘記	六二
遊雁蕩記	六四
陳馭虛墓誌銘	六六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六九
萬季野墓表	七一
宣左人哀辭	七七
武季子哀辭	七九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①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耳。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人則不勝其欲而姑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②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③而不顧。服物之初御④也，常恐其汙且毀也，旣汙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⑤，微矣哉！亦危矣哉！

①蹈踐也，此處作『犯』解。 ②凜然懼貌。 ③悍然強橫貌。 ④御進也。謂服物初進用也。 ⑤禮祭義：『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讀孟子

予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為誠然。

①儀禮書名，所載皆冠昏喪祭之儀節。

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①其教民則謹庠序②之教，申③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為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④，問一及之，而數⑤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⑥，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既揭五性⑦，復開以四端⑧，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⑨，而擴而充之，則

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⑩蓋其憂世者深，而拯⑪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

①周制，一夫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里謂五畝之宅，亦一夫所受。樹畜樹桑畜家畜也。②殷曰序。

③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④踐履也。孟子：『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

形。』養氣，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殀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⑤數，讀如朔（尸又己）頻也。⑥良心，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

也。孟子：『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⑦五性，仁義

禮智信也。⑧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

端也。』⑨孟子：『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⑩孟子：『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盜竊之事。⑪拯救也。

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①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

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③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①污俗^{△△}，美俗之反，書畢命：『舊染污俗。』

②喻[△]，曉也。

讀周官^①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②矣哉！中庸^③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④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⑤，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⑥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⑦，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⑧故疑是書晚出^⑨，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

寧君臣①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爲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②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③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臯奇裘相及④，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官⑤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⑥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

①周官書名，亦稱周禮，漢志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故改題本號，以其書皆六官程式，非記禮之文也，爲周公居攝後所作。②蔽掩也，不明也。③中庸禮記篇名，後改列四書之一，子思所作。④化育

謂天地之生成萬物也。

⑤室西南隅曰輿主階曰阼。

⑥何休東漢任城樊人，字邵公，著有春秋公

羊解詁。歐陽修廬陵人，字永叔，著有新唐書及新五代史。胡宏亦宋人，字仁仲，傳父安國之學，著有

知言及皇王大紀。

⑦王莽封新都侯，後篡漢，國號曰新。其居攝踐阼，自託周公，制度多做古，不度時

宜。⑧熙寧，宋神宗年號。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傳會周官，天下因之騷亂。 ⑨周禮一書，上自河間

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⑩君謂神宗。臣謂王安石等。 ⑪較然明著貌。 ⑫王安石倡保甲法，

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都保有正副，其制猶今之民團。⑬田不

井授言非古授田之區畫也，周制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爲私

田，形如井字，故稱井田。⑭臯，古文罪字。裘，音斜（么一丩）通作邠；奇，裘不正也。考宋保甲，同保犯

強盜殺人，強姦掠人，傳習妖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者，依律互保法治罪，此仿古連坐法，所謂奇裘相

及也。⑮冬官，周制六官，以司空爲冬官，自秦火後，原闕此篇，漢代求之不得，以考工記補之，然冬官

所掌，實不止此也。⑯小司馬，周置爲司馬之貳，周官：『夏官司馬，小司馬之職掌。』鄭氏注：『此下

字脫滅，札爛文闕。』

嗚呼！三王政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

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尙安望爲

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

儒之浮說也。

①經綸治絲之事，引其緒而分之爲經，比其類而合之爲綸，因以爲凡規畫政事之稱。

灌嬰論①

漢之再世，②諸呂作難，③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功於平勃，④誤矣。平爲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產祿，⑤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給說不行，⑥矯節而謀洩，⑦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⑧身者衆矣，平勃之事，⑨而集，則嬰爲之權藉⑩也。呂氏雖三王，⑪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⑫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⑬是猶孤豚局於圈檻，⑭而虎扼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⑮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知產祿之將傾，同心以踣⑯之，故矯節閉殿，⑰莫敢齟齬，

④以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當齊楚，而產兼將南
 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大臣有餘力矣。⑤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
 而後發，故雖聽酈寄之言，尚猶豫。⑥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嬰謀，然後以
 印屬典客。⑦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緩死，故得因其瑕釁。⑧而乘之。由是
 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

①灌嬰，漢睢陽人，從高祖定天下，封穎陰侯，與陳平周勃共誅諸呂，立文帝，以功進太尉，尋為丞相。

②高祖傳至惠帝而呂氏之難作，故曰再世。③呂后信任呂產呂祿等，呂氏遂謀亡劉。④平勃，即

陳平周勃也。⑤陳平用張辟彊計，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居南北軍，諸呂權由此起。漢衛宮之兵

謂之南軍，京城之兵謂之北軍。⑥給音待（勿歹），欺詐也。高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太尉勃不得主

兵，酈商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說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⑦矯詐也。節符節，古使臣執以

示信之物。勃欲入北軍，不得，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納勃於北軍，勃始得兵討平呂氏。⑧殄音電

（去一弓）盡也，絕滅之意。⑨發，古幸字。⑩國策：『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權即稱錘，藉猶等

盤，皆稱物所必需者。①三王謂呂產爲梁王，呂祿爲趙王，呂台子通爲燕王也；時台已死矣。②齊

王襄連合諸侯發兵西討諸呂。③滎陽，卽今河南滎陽縣。產祿聞有諸侯兵，使嬰擊之，嬰至滎陽，乃

與諸侯連和，屯兵不動。④局，拘也。⑤圈檻，畜獸之關也。⑥酈，音歷（ㄌㄨˋ）。⑦踣，音剖（ㄉㄨˊ），

斃也。⑧閉殿，勃令曹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⑨齟齬，齒不正而參

差出入也，以稱意見不相合者。⑩賊害也。言倡亂或不足，害在朝諸臣則有餘。⑪猶與豫本二獸

名，性皆多疑，故喻人之臨事不決者曰猶豫。呂祿聞酈寄歸將印之言，欲從之而未決。⑫賈壽從齊

來，其言灌嬰與諸侯合從事，趣產急入宮，勃乃矯節入北軍，祿卽聽酈寄解將印屬典客劉揭，以兵授

勃，勃始得將北軍。⑬典客，秦官名，掌諸侯及歸命蠻夷，漢後更名大鴻臚。⑭瑕，音間，隙也。

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窋，屢發產謀以關平勃，①折其機牙，②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③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④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邪？抑

上所以導之者異邪？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平陽，今山東鄒縣治。窟，曹參子，音緇（出又正）關白其事也。賈壽之言，窟告平勃；產將入宮，窟又依勃命，告衛尉毋入產；產不得入宮，在宮外徘徊，窟又馳告勃，勃乃使朱虛率兵入宮，見產擊殺之，然後勃等始公言誅諸呂。○機牙言如機括弩牙之發動。○窟時爲御史大夫，文帝立而免。○韓富，韓琦，富弼也，皆宋名臣。宋英宗疾，太后臨朝，後帝疾瘳，韓琦欲太后還政，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卽命撤簾——女主臨朝必垂簾——時富弼爲樞密使，以此大事而琦不與共謀，意不懌，乃以足疾力求解政。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

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④季桓子⑤有疾，命正常⑥曰：『南孺子⑦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⑧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⑨公使共劉視之，⑩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⑪之伐，殆哉岌岌⑫乎，而敢輕試哉！

①于忠肅名謙，字廷益，明土木之變，額森以英宗北去，謙議立景帝，定策固守，及英宗回國復辟，被害。

萬曆時，謚忠肅。②景泰明景帝年號。景泰三年，廢皇太子見深，立子見濟爲皇太子，見深英宗子，見

濟景帝子。③暴音僕（又义）顯示也。④宋太祖得天下，杜太后遺命立長君，使太祖傳弟光義，

光義傳弟光美，光美傳太祖子德昭，太祖崩，光義立，是爲太宗，而光美德昭皆被逼死，太宗崩而子宣

宗恆立。⑤季桓子，魯桓公之後，名斯，爲魯權臣。⑥正常，桓子家臣。⑦南孺子，季桓子妻。⑧肥，

桓子子，即康子。

⑨退，避位也。

⑩公魯哀公。共劉魯大夫。視視所生男也。

⑪英宗既歸，尊為上皇，

居南宮，給事中徐正言上皇不宜居南宮，御史高平亦言城南高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常

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

⑫岌，音級（41）；岌岌危也。

魯昭公之出也，①叔孫婁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鬷戾，②先儒病焉，不知婁

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強家脅權③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④矣，其不

動於惡，以國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為不足忌耳，若婁誅鬷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

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圉人犖卜齷之賊復興⑤而公衍公為⑥不得復安於魯也。

為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鬷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

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婁之心，故並論

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①魯昭公名稠，即位二十五年，攻季氏不克，遜於齊。

②叔孫婁亦桓公之後，握有國權者。昭公被逐，

婁恥不能救，因祈禱而死。鬷戾，叔孫氏家臣，率眾救季氏，而逐公徒者。

③脅權以威力迫人也。

④

積久曰稔。⑤圉人養馬者，犖名，魯莊公薨，其弟慶父使犖賊公子般，冀以自立。子般死，閔公立，慶父仍不得位，因又使犖賊閔公。此言恐昭公雖在外，亦難保其生命也。⑥公衍公爲皆昭公子。

轅馬說①

余行塞上，乘任載之車，①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軻加衡，而服兩馬；②今則一馬夾轅而駕，領局於軻，③背承乎鞵，④靳前而鞵後，⑤其登陴⑥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卻也，其下陴也，股蹙蹄攢，⑦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極棘⑧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衆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⑨則常在衆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

①轅，駕車之木，左右各一，外出向前者。②任載之車，別於乘車而言。③軻，車轅也，大車謂之轅，兵車田車乘車謂之軻。衡，轅端橫木。服，駕也，駕車之馬，在中央夾轅者爲服。④軻，車衡兩端作缺月形，

以扼馬頸者。⑤鞵音顯（丁一弓）駕馬之皮帶，在兩腋旁，橫經其下，而上以繫於鞍者。⑥斬駕

馬當胸之皮帶，鞵同絆，馬繫也，拘使半行，不得縱步也。⑦陲音佗（去己）山坡也。⑧攢音鑽

（尸义弓）聚也。⑨極同捶，以杖擊也，棘亦以擊者。⑩槽櫪養馬之所。

然其德與力，非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

駑蹇①者力不能勝，狡憤②者易懼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僨③其車者矣，其登

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濘旋淖陷④常自頓⑤於轅中，而衆馬皆為所掣⑥嗚呼，將

車者其慎哉！⑦

①駑蹇最下之馬也。②左傳：『亂氣狡憤。』言馬之亂氣狡戾而憤滿。③僨音分（亡弓）覆敗

也。④濘泥水淤積也。淖音鬧（乃么）泥也。⑤頓困躓也。⑥掣音尺（斤）牽曳也。⑦將車

猶言駕車。是篇寓意，為責難任事者而言。

孫徵君年譜序①

容城^①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靡^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③，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④，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⑤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⑥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⑦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⑧，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⑨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⑩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⑪，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

①孫徵君名奇逢，字啓泰，一字鍾元，明萬曆舉人。尙氣節，左光斗等被璫禍，傾身營救。其學以慎獨爲

宗，初主陸王，後更和通朱子之說。自明及清，屢徵不起，故稱徵君。年譜用編年法，紀載一人之事實也。

②容城縣名，今屬直隸保定道。③胥靡，刑徒也，箕子一名胥餘，按箕子為奴，故稱胥餘，胥餘猶胥靡也。

④授命捐軀也，論語：『見危授命。』⑤藏身固語見禮記禮運。⑥天地人為三才。⑦殺

與潛通，相錯雜也。⑧屋漏室西北隅幽暗之處，詩大雅抑篇『尚不愧於屋漏。』⑨懍懍然敬畏也。

⑩卒，音猝（ㄘㄨˋ）卒然急遽貌。⑪治絲者理之為紀，張之為綱，整治維繫之意。⑫援引也。

如『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等，皆孔子援天之證。

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為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幾構禍殃，迹其生平，○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詩大雅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楊左，楊漣左光斗也，以疏劾魏忠賢，爲忠賢所害，禍及

親黨，奇逢傾身營救，諸人賴以歸骨。

○凡團結本鄉人，自備器械，以負守禦之任者，謂之義勇。

○

宵人猶小人。

⑤陸音店（勿一弓）危也。

跋石齋黃公手札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長言者二，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築學舍留公講問，而侍御適爲巡按，一答其始至通問之書，一將以使事反命而特致之。

○黃石齋，名道周，字幼平，明天啓進士，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屢起屢黜，唐王時爲武英殿學士，率師出

衢州，與清兵遇，戰敗不屈死，諡忠烈。

○寶應江蘇縣，喬侍御名可聘，字君徵，一字聖任，天啓進士，由

中書舍人改授御史，巡按浙江，風裁甚著。

○崇禎十三年，江西巡撫解學龍薦道周，推獎備至，帝怒，

立削二人籍，下獄，責以黨邪亂政，竝廷杖八十，道周尋謫戍廣西。

○反命復命也。

考公之事莊烈愍帝，^①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違，二三執政祖魏忠賢故知，力排異己，^②公三進三逐，廷杖^③八十，移獄鎮撫司^④。考掠者四；一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迹於巖巖深谷之中，^⑤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之失圖，柄臣之誤主，身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冀君之一寤；蓋君子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己者如此。

①莊烈愍帝，名由檢，光宗五子，年號崇禎。在位十七年，流賊內逼，帝以帛自縊於萬歲山亭。②執政，

指周延儒溫體仁，延儒爲首輔，性貪，所引用皆招搖罔利之人，體仁輔政數年，日與善類爲仇，用小廉曲謹自結於上。③廷杖，杖之於朝也。明代公卿之受廷杖者極多。④鎮撫司，官署名，明因元制，凡

諸衛皆置之，錦衣衛鎮撫司尤有名，理衛中刑名，所謂南鎮撫司也，永樂間又添北鎮撫司，專理詔獄。

⑤巖，音堪（ㄎㄢˋ）；巖，不平貌。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

嗚呼！莊烈愍帝嗣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良，雖觸忤憎惡，偶有感發，未嘗不幡然。①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念臺劉公，②志在竭忠，而窮於効忠之無路，如孫文正，③如盧忠烈，④志在奮死，而扼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媚嫉之臣相繼而居腹心之地，其術百變，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為轉移而不覺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⑤乃與之朝夕深言於帷幄，雖當平世，⑥猶不能無生亂階，况屯難，⑦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⑧位乎天位者，可不服念哉！⑨

①幡，與翻通；幡然變計貌。

②劉念臺，名宗周，字起東，以節聞於朝，崇禎時屢上章奏，官左都御史，後

斥為民，南都亡，杭州失守，不食而死，學者稱念臺先生。

③孫文正，名承宗，字稚繩，天啓初，累官兵部

尚書，入閣辦事，後經略薊遼，拓地二百里，魏忠賢黨讒之，乞歸，清兵破高陽，投繯而死，縊文正。④盧

忠烈，名象昇，字建斗，嫻將略，屢有戰功，崇禎時，官至兵部尚書，十一年，督師與清軍戰，為楊嗣昌所扼，

兵單餉乏，乞援不應，力戰死，縊忠烈。⑤媚嫉，忌嫉也。⑥放流，黜逐也。⑦平世，平治之世也。⑧

亂階禍亂之階梯也。⑨屯亦難也。⑩難之解難之散也。易解卦：『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六五當君位，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⑪天位在天子之位，服思也，詩周南：『寤寐思服。』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①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②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繫焉，③且其兵謀足為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④陽夏、濰水之蹟，蓋略矣；⑤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⑥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⑦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為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⑧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⑨乍觀之，辭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脛⑩滯壅，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

①太史公，司馬遷也，史記卽其所著，父談爲太史令，遷繼之，故稱太史公。②方略用兵之方法謀略

也。③韓信助漢擊楚，項羽始亡。④井陘，地名，卽井陘口，在今直隸井陘縣東北，四面高，中央下如

井，故名。信以兵擊趙於井陘口，背水死戰，大破趙兵，虜趙王歇，斬其將陳餘。⑤陽夏，地名，今河南太

康縣。按史記，信惟伏兵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無陽夏之說；夏陽爲古地名，故城在今陝西韓城

縣東。澠水，源出山東莒縣之箕屋山，東北流經澠縣昌邑入海。信引兵擊齊，楚使龍且救齊，信與戰於

澠水上，大破之，殺龍且。⑥擊楚，謂信以兵會漢王擊破楚兵於滎陽南京索間也。破代，謂信破陳餘

將夏說於代而禽之也。⑦項羽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司馬欣爲塞王，王咸

陽以東至河，董翳爲翟王，王上郡，是爲三秦。漢王聽信，以兵定三秦，史記信傳祇有『定三秦』三字。

⑧部署，分部而署置也。漢王聽信策，部署諸將，以定三秦。⑨事見左傳僖公十五年。韓，晉地，在今

山西河津萬泉之間。卜掌龜，卜者徒父，秦掌龜，卜者名。左氏紀韓之戰，秦伯以戰事問徒父，徒父對後，

卽接『三敗及韓』四字。⑩重腿，腫病也。

其詳載武陟蒯通之言，①則微文以誌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

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給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尙可釋，况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武陟^{△△}，盱眙人，信已敗龍且，項羽恐，使涉說信，欲與連和，信不聽。○蒯通^{△△}，范陽人，說信背漢，信亦不納。

○項羽既亡，高祖封信爲楚王，信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陳平爲高祖畫策，僞欲游雲夢，至陳，信來謁，因禽之。○給[△]，音殆（勿歹），欺誑也。○宮禁^{△△}，指宮殿之內。○讞[△]，音彥（一乃），平議

罪獄也。○陳豨^{△△}，漢宛句人。事高祖，以郎中封列侯，監趙代邊兵。辟與避同。高祖既在陳，禽信歸，旋數爲淮陰侯，信由此怨望，會陳豨拜鉅鹿守，信挈其手辟左右與語，漢十一年，豨反，高祖往往征之，或上變告信欲反，呂后詐令入朝，縛斬長樂宮鍾室，事詳信傳。○假王^{△△}，權時爲王也。漢四年，韓信定齊地，使人言

於漢王，謂齊邊楚，反覆之國，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蹠王足，附耳語王，不如因而立之，以免生變。王悟，乃令良往立信爲齊王。
⑤分，讀書聲；分地益地之分也。垓下，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有垓下聚，卽漢高祖圍項羽處。漢王追項羽，因信等不來會兵，仍難取勝，王乃從張良計，許信以陳東傅海之地，信乃以兵至。
⑥漢書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蓋以鹿喻天子之位也。

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①先王稱情以立文，②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③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④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⑤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⑥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忤，而獨以出妻爲醜，闔閭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

承，而無勃谿^⑦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

①期音几（41），一年之服也。②稱情以立文，語本禮三年問，原文『以』作『而』，稱人之情

輕重而制其禮也。③禮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④盥，

音貫（《义马》）洗手也。進食於尊長曰饋。⑤古時大夫以上之昏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

若被出棄，即乘之以歸，至三月廟見，夫家乃遣使反馬，以示夫婦之情已固，可與偕老，不復歸也。⑥

『坊』與『防』通行，去聲，下百行同，作字畧切（平己）慚愧也。⑦勃谿，反戾也，莊子外物篇『室

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勃，爭也，谿，空也，無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鬪爭也。

廣昌 ①何某妻魏氏，割肱求療其姑，②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

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

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

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③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

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①廣昌江西縣。

②割，音奎（ㄅㄨㄟˋ）；割肱，割臂肉以餌之也。療，醫治也。

③道教謂道德教化。

④軌，遵循之意。

與王崑繩書

苞頓首：自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爲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遊閒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①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

①王崑繩，大興人，名源，一字或庵，康熙舉人，少任俠，喜言兵，從魏禧遊，爲文規橢秦漢，有居業堂文集。

②臭味相同，言氣類相同也，易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出都門，運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①又違膝下色養久，②得

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褐夫。③輩抵掌今古，酣嬉笑呼，覺而怛然增離索之恨。④

①滌音狄（勿一）洗濯去垢也。

②以和顏悅色孝養父母曰色養。言久違父母也。

③褐夫戴名

世號。

④怛然傷感也。離索離羣索居，言與友人分散也。禮檀弓：『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飢驅宣歙間。①入涇河，②路見左右高峯刺天，水清冷見底，崖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籐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③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④逍遙縱脫，巖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僕於此間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⑤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爲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於古人；乃終歲僕僕，⑥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顛頓怵迫，或胥易技繫，⑦束縛於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智滑昏，學殖⑧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⑨昏

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十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於身，無所得於後，是將與衆人同其蔑蔑①也；每念茲事，如沈疴②之墁其身，中夜起立，繞屋徬徨，僕夫童奴，怪詫③不知所謂，苞之心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爲苞策哉？

①宣歙宣城歙縣，兩縣名，在安徽。

②涇河，在安徽。

③聚落村落也。

④莊周，戰國蒙人，學無所不

窺，著書名莊子。陶潛，晉潯陽人，一名淵明，字元亮，性高尚，家貧樂道，世稱靖節先生。

百畝也。⑤僕僕，煩猥貌，言不得安居也。⑥胥，徒民給徭役者，易讀如異，治也，胥易謂胥徒供役治

事，技繫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爲技所繫也，語見莊子應帝王。

年：『夫學，殖也，不殖將落。』⑦蹉跎，逡循失時也。⑧蔑蔑，無也，猶言沒沒無聞。

也。⑨詫，音差（彳 Y），去聲，驚異之詞。

吾兄得舉，⑩士友間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願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破舊說之藩籬，⑪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⑫不敢一刻自廢。日月迅邁，惟各勸勵，以慰索居苞頓首。

○王源以康熙三十二年中式舉人。○藩籬障蔽之意。○逆旅客舍也。

與劉言潔書

僕北發時，曾寓書謁甫以問，未得息耗，心常懸懸。僕以四月中旬至京師，曩者南中故交，分散殆盡，出見諸少年，佻達輕靡，爭玩細娛，逐微利，終日羣居，漫爲甘言鄙詞，以相悅，僕於其間，噤不得發聲；因念與吾兄同在京師時，見時輩剽竊浮華以干時譽，蹶蹶然惡之，不謂今之所見更異於昔也。

○言潔，無錫人，名齊，康熙二十五年，以選貢入太學，由教習官學生，議敍州佐。○息耗消息也。

○懸懸，懸念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詩鄭風「挑兮達兮」輕靡不莊重也。○剽竊襲取

之意干求也。○蹶蹶驚動貌。

五月中去京師，授經涿鹿，○所居左山右城，岡巒盤紆，○草樹蒼翳，○四望無居人，鳥鳴風生，颯然如坐萬山之中，平生所樂，不意於羈旅得之。暇時登城，

遙望太行西山，^①氣色千變，下視老農，引泉灌畦，^②天全而氣純，意欣然慕之；因悟十年來好古學文，辛苦勤厲，古人或無以過，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忘者，道之不聞而不有諸身之過也。道之不聞而其言傳，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則無是，而強爲聞道之言，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僞。卽以僕身言之，去膝下色養，而思以所得於外者爲親榮，皆古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處世，道載古聖賢人之書，口則誦之，心則知之，而行則背之者甚衆；如此而不悔悟，不獨古聖賢人所羞，雖欲其身無媿於山農野人，將不可得。旣以自懼，亦願吾子之思之也！

①涿鹿，清涿洲，今直隸涿縣。苞於康熙三十二三年，皆館於涿。②巒音巒（ㄌㄨㄢˊ），山小而銳者。

盤紆猶屈曲也。③蓊翳草木蔭蔽也。④颯音撒（ㄙㄚˋ）；颯然風聲。⑤太行山連亘河南山西

及直隸西山太行支脈，在今京兆宛平縣西。⑥畦音夷（ㄧˊ），田一區曰一畦。

僕先世有遺田二百畝，在桐山①之陽，歲入與佃者②共之，故不足給衣食；

使能身負耒耜，^①藝^②麻菽，畜雞豚，便可贍朝夕之養，伏隩^③潛深，而疲疴疊嬰，筋骨脆委，^④不能任力作，獨行遠遊，乞食自活，窘若傭隸，有終身不息之役。聞子之鄉有先民遺風，子弟敦樸，儻爲招學子數人，稍有所資，以釋家累，且息於近地，漸可爲歸山之謀；君子成人之美，况吾兄愛我甚厚，當不以爲後圖！苞頓首。

① 桐山在安徽。

② 佃者代耕農也。

③ 耒耜田器，耜以起土，耒爲其柄，古以木爲之，後易以鐵。

④

⑤ 藪，種植也。

⑥ 隩，水邊曲處，此作深曲解。

⑦ 猶言屢屢患病。

⑧ 脆委，薄弱之意。

與孫以寧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①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爲徵君作傳，^②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③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

①歸震川，明崑山人，名有光，字熙甫，嘗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學，學者稱震川先生。工古文本於經術，法度謹嚴，爲明代大家。閩音翰（厂马）里門也。②徵君，卽孫奇逢，傳錄後。③言對於徵君之論述。

古之晰①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②宋元諸史，③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

①晰，明也。

②綴文，連綴字句以成文也。權，稱錘，度，丈尺，所以知物之輕重長短，喻文之貴有義法也。

③宋史，元托克托等撰。元史，明宋濂等撰。

徵君義俠，舍楊左①之事，皆鄉曲②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③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爲書甚具，故並弗採著。

於傳，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④，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⑤。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尙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⑥。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⑦，達於史官^⑧，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⑨，昭晰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①楊左事詳後孫徵君傳。

②鄉曲謂處僻地，以其偏在一隅，故稱。

③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④論語：『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夷之治墨翟之道者，欲見孟子，孟子拒之，事見孟子。

⑤尹師魯，名洙，宋河南人，爲古文，簡而有法。師魯爲歐陽修至友，修爲作墓誌銘，甚爲著意，有議其詳略不

當，措詞不合者，修乃作論尹師魯墓誌以辨之。世稱河南先生。

⑥李元賓，名觀，客死於京師，年二十九歲。韓愈爲墓銘，僅一百五十七字，人有疑其太略者。

⑦陋，與狹同。

⑧家乘，家譜也。

⑨謂異日

應史官徵求而上之之時。⑨的然明白之意。

與孫司寇書①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②冊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庶常課藝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書吏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覺自友柏起，既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兇極惡，萬無可原！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蓋致天討於有罪，④則不敢不殺，哀民彝⑤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⑥

①孫司寇，清太原人，字錫公，號懿齋。官至刑部尚書，後轉吏部，負直聲，屢躓屢起，研精理學，以躬行爲本，卒諡文定。②各省死罪人犯，每歲審擬，分情實緩急可矜三項報部，八月內刑部會九卿各官詳

核分擬，請旨裁定，謂之秋審。③三禮，周官禮儀禮禮記也。乾隆元年，苞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庶常

官名，亦稱庶吉士，清有庶常館，乾隆二年，苞爲教習庶吉士。④書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⑤民彝音以（一）常也，民之常道。⑥書大禹謨：『刑期於無刑。』又君陳：『辟以止辟，乃辟。』言以殺止殺也。辟音闕（文一）刑法也。

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為戒，故宅心①仁厚者，不覺流於姑息；②又其下則謂脫人於死，可積陰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服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閭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③

①宅心存心也。②禮檀弓：『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謂婦女，息謂小兒，言以婦人小兒待之，不多責備也。③邁行也。種布也。言非謂布行其德。書大禹謨：『皋陶邁種德，德乃降。』

昔虞舜刑故①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②而皋陶③稱之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周公東征，④破斧缺斨，東人歌思，⑤以為哀我人斯，亦孔之將，⑥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為仁，即改前議，仍所讞⑦為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於僕，死者亦於公無怨也。望勿以為過言而棄之！

① 語見書大禹謨。故，故犯也，故犯則雖小必刑。② 語見書舜典。怙，恃也，言怙惡不改，若將終身也。

③ 皋陶舜時刑官。④ 語見書大禹謨。武王崩，管叔蔡叔霍叔以武庚畔，又淮夷亦畔，故周公旦東征。

⑤ 斨，音鏘（方一尤）斧受柄處，其孔方者為斨。詩爾風破斧：『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斨斨為常

用之具，以喻禮義，言管蔡壞禮義，流言反畔也。⑥ 語即見破斧章。孔甚也，將大也，言周公哀我人民，

其德亦甚大也。⑦ 讞，見書淮陰侯列傳後。

送王翦林南歸序①

予與翦林①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翦林家金壇②，予居江寧③，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予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④，而翦林赴公車⑤，間一二日必入視予；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翦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礴⑥，諮經諏史⑦，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予曰：『君縱忘此地為圜土⑧，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⑨何？』然翦林至，則不能遽歸，予亦不能畏訾警⑩，而閉所欲言也。

○翦，音若（口亡）；翦林，清金壇人，名澍，號虛舟，康熙壬辰進士，官吏部員外郎。○金壇，江蘇縣。

○江寧，江蘇縣。○詳下獄中雜記註。○漢時徵召賢逸，其應徵者皆由公家以車遞送，因置公車

官，諸待詔者居官署以待命，清時因稱舉人入京會試為公車。○盤礴，箕坐也。○謔，皆問也。詠

音走（卍又）平聲。○獄稱，圓土築土表牆，其形圓也。○姍，音三（么弓）；姍笑，非笑也。○警

，音子敖（卍）（兀么）詆毀也。

予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翦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

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

翦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予歸有日矣，予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

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翦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

顧子；且子為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

○清時滿洲戶口，以兵籍編制，分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漢族之歸附者名曰

漢軍，亦分八旗，康熙十二年，南山案決，苞出獄，編其籍於漢軍為奴，雍正元年，赦歸原籍。○淀，音電，

(方一弓)海澱地名，在北京城西北，即暢春園明頤和三園所在之處，亦稱海甸。③關白也。④

仲惕驚懼貌。

翦林之歸也，秋以為期，而予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翦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嬉自適，忽念生平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為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①親懿言至親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②幽燕指今直隸奉天

一帶地。③惘，音拙（彳又）惘然不樂也。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予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

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予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為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予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

予甚恨之。

①左未生，清桐城人，名待。

②劉北固，名輝，祖古塘，北固弟，名捷，均江寧舉人。

③宋潛虛，卽戴名世

也，以獲罪伏法，故諱之。

④江夏，今湖北武昌縣。

⑤浮山，在今安徽桐城縣東鄉，爲本地名勝。

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予已

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已亥四月，予

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

以就予。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

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

迹所罕至也，予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

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

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

①漕船，山水道轉運糧米者。

②淮陰，今江蘇淮安縣。

③言被南山案株連，解至京師也。

④懟，音

隊（夕义义）怨也。此言未生之對。（五）桐，即桐城。言來見苞也。

名不詳。（六）駙馬，本官名，魏晉後尚公主者皆拜駙馬都尉，世人因稱常堵為駙馬。孫公不詳。

（七）學圃未詳，館謂舍未生也。 （八）今上謂清聖祖。 （九）行宮，天子出行時所居者，清聖祖屢巡熱河，因於

其地建行宮。（十）暮齒，衰年也。

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予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一）未生歸，與書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為戚戚哉！（二）

（一）敦率，謂厚自督率也。 （二）戚戚，憂貌。

送李雨蒼序

永城（一）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遍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

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不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①而過以予之文次焉。^②

^①永城，河南縣。

^②揚雄，字子雲，漢人，少好學，長於詞賦，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以阿附王莽，晚節

不終，故儒者鄙之。

^③過，謙辭次第列也。言取苞之文。

予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予無所可，而守選^①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②六年，以建寧守^③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予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予周官之說，^④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予言。予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予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予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予文而毋匿其非也。

^①守選，謂在京候選也。

^②雍正，清世宗年號。

^③建寧，福建縣。

^④苞有周官集注、周官析疑等書。

人或駭厭，君恬不憎。鼎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抹過，或喜或頽，^⑤嗚呼君往，而孰余成！

①言造意偉而文章麗也。

②觚，簡策之類，古人以書文字。

③此言仕進之滯。

④滕，行滕，如今之

纏腿。

⑤頽，音媯（夕一厶），盛氣貌。

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雋，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癥疵，^①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快羣欺。

①癥，音般（夕弓），瘡痕，音慈（夕），過誤。

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僂^①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②終接櫓囊，^③晨宵商榷。鼎始告歸，君在大梁，^④斬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⑤凶問遠承，將信終叵，^⑥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芴不可論，既斃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鼎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

梁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①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②

①容城直隸縣，在省北部，故曰北直。②倜儻音惕倘（去一）（去尤）不羈也。③萬曆，明神宗

年號。④高攀龍顧憲成皆無錫人，同講學於東林書院，世稱高顧。⑤天啓，明熹宗年號。⑥奄，宦

官也，俗稱太監。魏忠賢原名進忠，熹宗時擅朝政，殘害忠良，思宗立，貶鳳陽，遂自縊。⑦叨，同饒，貪也。

⑧目，稱也。東林諸人，非議朝政，裁量人物，士大夫皆靡然應和，忠賢忌之，因目爲黨而誣陷之。⑨楊

漣，應山人，字文孺，別號大中，疏論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爲所害，斃於獄。左光斗，桐城人，字遺直，與楊漣

協心建議，排闥奴，扶冲主，與漣同斃於獄。魏大中，嘉善人，字孔時，疏劾忠賢結黨樹威，魏矯旨逮下詔

獄，斃之。周順昌，吳縣人，字景文，以忤忠賢，爲其黨誣陷，斃獄中。繆昌期，江陰人，字當時，楊漣劾忠賢，有

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恨之，藉端逮斃於獄。明成祖置東廠，緝訪謀逆妖言等，使奄人領其事，可

監禁罪囚，名爲廠獄。東林諸人，忠奸糅雜，小人陷害諸正士，因悉指爲東林黨。⑩定興，直隸縣。鹿正

善繼父，傾家急楊左之難，時稱鹿太公。張果中，直隸新城人，傾身奮不顧身也。魏忠賢誣陷楊左等，言

其受贓，奇逢與鹿正及果中謀，設餽募金援救，得金數千，齎以入都，而楊左等已先斃，明年，周順昌被

逮徵君營畫得金數百，而周復杖斃，乃皆以經紀其喪。^①范陽古郡，容城定興新城等縣皆屬之，故總稱孫鹿張三人也。

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①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②及鹿正之子善繼，^③皆在幕府；^④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⑤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⑥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⑦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⑧奇逢亦不應也。

①孫承宗，高陽人，字稚繩，沈毅有智略，尤曉暢兵事。經略官名，明代用兵時特置，權任極重。薊遼今京兆奉天等地。時清代在滿洲益強盛，天啓二年，承宗遂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②歸安清時與烏程並爲浙江湖州府治，今并爲吳興縣。茅元儀，字止生，號石民。③善繼，字伯順。④軍旅出征，居無常所，以幕帟爲府署，是曰幕府。⑤欲乘機劾奏忠賢也。⑥臺垣，謂諫官也。巡撫，官名。明初有軍事，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省因事增置，遂爲定員。時御史黃宗昌，給事中王正志，巡撫張其平

皆上章薦稱奇逢。①職方官名，明有職方清吏司。②先為之先容也。

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①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為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國朝，以國子祭酒徵，②有司敦趣，③卒固辭。移居新安。④既而渡河止蘇門百泉，⑤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⑥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為宗，⑦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⑧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⑨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眾皆為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為之地者。

①易州，今直隸易縣。五公山在易縣西。

②國子祭酒，國子監之長官。——國子監，官署名，即國學也。

——順治初，奇逢以此官被徵。

③趣，與促同。

④新安，直隸安漢縣東之新安鄉。

⑤蘇門，山名，在

河南輝縣西北，一名百門山，爲太行支山。百泉，百門泉也，源出蘇門山，泉通百道。水部郎屬工部之官，掌天下山瀆陂池之政令，清末廢。馬光裕，安邑人，字繩誥，別號止齋。夏峯，蘇門山之峯名。象山，宋陸九淵也，字子靜，講學於貴溪之象山。陽明，明王守仁也，字伯安，嘗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二人皆爲大儒。

⑧朱子，宋朱熹也。

⑨刻砥，刻苦自勵之意。

⑩町畦，猶界限也。莊子：『彼且爲無町畦。』

鼎革①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涼②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閑，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④保定⑤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①王者易姓受命，謂之鼎革。易雜卦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謂清亡明也。

②平涼，甘肅縣。

③百泉書院，在蘇門山麓百泉之左。

④劉因，元人，字夢吉，號靜修，以學行著。楊繼盛，明人，字仲芳，號

椒山，以劾奸臣嚴嵩被害者，二人皆容城人。

⑤保定，清爲府，今直隸清苑縣，其舊治也。容城舊爲保

定府屬縣。

贊曰：先兄百川^①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②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③其質行學者譜^④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⑤方高陽孫少師^⑥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⑦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⑧者，其殆庶幾邪？

①百川名舟，寄籍上元，以制舉文名天下。

②言與楊左同被陷害，自以為應分之事。

③奇逢著有

四書近旨，讀易大旨，書經近旨，聖學錄，理學宗傳等。

④譜籍錄也，凡紀載人物而詳列其次序者皆

曰譜。

⑤犖，音落（ㄉㄨㄥˋ）犖，犖事分明也。史記天官書：『此其犖犖大者。』

⑥高陽，直隸縣。孫少

師，即承宗也。

⑦承宗凡再起，為忠賢等奸邪所扼，皆無成就。

⑧易豫卦之辭。介于石，謂耿介如石

也。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①人也。父可大，^②明季，總兵登萊，^③會毛文龍將卒反，^④誘執巡撫孫元化，^⑤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⑥甲申，流賊陷京師，^⑦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⑧其黨或義而逸^⑨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⑩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

①上元^{△△}，今南京江寧縣。

②可大^{△△}，字觀甫。

③登萊前山萊二府名，今蓬萊掖縣，其舊治也。

④毛文

龍[△]，仁和人，字鎮南，官左都督，以軍鎮皮島，驕縱不受節度，崇禎二年，袁崇煥閱兵抵島，斬之。

⑤孫元

化[△]；嘉定人，字初陽。

⑥錦衣衛^{△△△}，明之禁衛軍也。千戶^{△△}，官名，元置，明因之，為衛所之官。

⑦明末，李自成

張獻忠等，聚眾虜掠，轉徙無常，謂之流賊。崇禎十七年，甲申，賊陷京師，思宗縊，明亡。

⑧械繫^{△△}，加罪人

以桎梏刑具。肆掠^{△△}，劫人拷問也。

⑨逸^{△△}，縱之使去也。

⑩攝山^{△△}，即今江寧縣東北之棲霞山。

當是時，二楚吳越耆舊，^①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

先生躬耕窮鄉，^①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間，^②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③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④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一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將亟，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槨，^⑤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⑥或曰：『書已入壙。』^⑦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

^①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吳越謂江蘇浙江。

^②徐昭發名枋，號侯齋，崇禎舉人，工

畫，明亡，隱居不出，與沈壽民、巢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宣城，今安徽縣。^③眉生，卽壽民，爲諸生有聲。明亡，

隱居講學以終。

^④楮墨，謂文藝著述，如徐枋有侯齋集，沈壽民有閑道錄等。

^⑤先君子苞父仲舒，

號逸巢。

^⑥貳之，謂鈔副本。

^⑦槨，音闕（文一），親身之棺也。

^⑧渴葬，謂不及時月而葬。

^⑨壙，

墓穴也。

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蚤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蚤，與幸同。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

○平陽府今廢稷山今山西縣。

○從兄謂非同母之兄也。

○博塞局戲也，莊子：「則博塞以遊。」

失負賭敗也。

○襄洛指湖北河南。

○劍州今四川劍閣縣。

○黑龍江省名。

其求仲也，出塞抵寧古塔^①豪家，以情請，豪隘^②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③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沴寒，^④夜經大臥磯，^⑤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我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間，多就而禮貌之，紹先赧然，^⑥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魯論父母之年章也。^⑦

①寧古塔地名，今吉林寧安縣治。

②隘與阨同，阻遏也。

③捶音鈍（彳义），擊也。

④沴，音戶

（尸义）沴寒，嚴寒凍閉之意。

⑤大臥磯，關外地名，不詳其處。

⑥比音界（夕一）及也。

⑦赧，

音難（乃乃）上聲，赧然，慚而面赤也。

⑧論語本有齊論古論魯論三種，齊論古論已佚不傳，今所

存者，即魯論也。父母之年章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①聖人知崇如天，②故能帥③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癯④殘疾，惇獨鰥寡，⑤皆吾兄弟

之顛連^⑧而無告者；若恩薄於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是也。而俗之偷^⑦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爲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於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①禮大傳：『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
②言其知崇高如天。
③帥，同率。
④疲癯^{△△}；

衰老疾病也。
⑤惛，音邛（ㄑㄨㄥ），亦作熯^{△△}；惛獨孤苦之人。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⑥顛[△]

連[△]困苦也。
⑦偷[△]薄也。

高陽孫文正公逸事

杜先生界^①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啓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②，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道^③，況儉穀乎！』^④吾見客食皆饜^⑤，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

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勸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

①杜界見杜蒼路先生墓誌銘。

②堪謂能勝任也。

③適音換（尸义弓）逃避也，書太甲：『自作孽，不可逭。』

④穀音斛（尸义）薄也，管子地員篇：『剛而不穀。』

⑤鑿音作（尸义己）舂米使精白也，左傳桓二年：『黍食不鑿。』

⑥褐毛布舊制，殿試後新進士詣太學行釋菜禮，言釋賤者之服而服官服也。

⑦勸厲勉勵也。

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愾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

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④易曰：『信及豚魚。』⑤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⑥可不懼哉！

①瘡痍，謂皮膚因傷而開裂也。

②倫類也，等也。

③革，改也。言能化其心也。

④蜀漢封諸葛亮爲

武鄉侯，簡稱武侯。

⑤愼，與迄同，至也。禮哀公問：『君行此三者，則愼乎天下矣。』

⑥承宗經略薊

遼，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卽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卽妄爲矣。』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⑦豚與魚，物之難感動者，而信亦能孚之，語見易中孚。⑧格，感動也。

左忠毅公逸事①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②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③入古寺，廡④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⑤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⑥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召之，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①左忠毅公即左光斗，弘光時追諡忠毅。

②視學謂督學政。

③微行微服閒行也。

④廡音武

(又)堂外廊也。

⑤史公可法，祥符人，籍大興，字憲之，一字道鄰，崇禎進士，北京陷流賊，弘光立於

南京，可法以兵部尚書提兵鎮揚州，力圖興復，清兵至，不屈死。

⑥瞿然驚貌。

⑦碌碌無能也。

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關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

被炮烙，①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

筐，②手長鑱，③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

辨，左脅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④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

臂以指撥眦，⑤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

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⑥吾

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

事以語人曰：『吾師⑦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①炮烙音袍洛(夕么)(夕己)燒炙之酷刑也。忠毅被逮，奄黨非法拷掠，血肉狼籍。

②筐竹編

之器。③饒音鑣（彳，弓）除草土器。④嗚咽泣聲也。⑤皆音白（丌）目匡也。⑥謂姦人將

誣陷可法也。⑦科舉時代，應試得傷者稱有司為師，自稱門生，史為忠毅督學時所取士，故稱吾師。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蕪黃潛桐間。①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②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③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④而背倚之，漏鼓⑤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⑥落，鏗然有聲。⑦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翁山⑧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①流賊見前白雲先生傳。張獻忠最劇流賊之一，延安衛人所過屠殺甚慘，後為清肅王所射殺。②音

其（く一）今湖北蕪春蕪水二縣地。黃今湖北黃岡縣。潛今安徽潛山縣。桐即桐城。③鳳今安徽

鳳陽縣。廬今安徽合肥縣。道官名，明有分巡道兵巡道兵備道等官，崇禎八年，命廬象昇大舉討賊，以

可法為副，分巡安慶廬州。檄官文書也，古用木簡，長尺二寸，徵召曉諭詰責等皆用之。④更休更番

休息也。④蹲踞音存據（ㄇㄨㄣˋ）（ㄑㄩㄣˋ）展兩足如箕也。⑤漏鼓記時器，報更漏之鼓也。

⑥迸音緇（ㄅㄥˋ）涌也。⑦鏗音經（ㄑㄩㄥˋ）鏗然樂聲，此指冰霜。⑧同宗輩行最高者曰宗老。

龕與塗同，龕山名，字爾止，順治時，隱居江寧，爲苞族祖，有龕山集。

獄中雜記①

余在刑部獄，①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怪之。有洪洞令杜君者，②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尙稀，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遘者雖戚屬，不敢同臥起；而獄中爲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央，④牖其前以通明，屋極⑤有窗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三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⑥又隆冬，貧者藉⑦地而臥，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啓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臥，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又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旺，⑧染此不一二，或隨有瘳；

其駢死，^⑨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⑩有五城御史司坊，^⑪何刑部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訟獄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⑫所緝訪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⑬好事者及胥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於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爲劑，^⑭而官與吏部分焉。』^⑮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爲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積毒，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同繫朱翁余生，^⑯及在獄同官僧某，^⑰構疫死，皆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汎，^⑱訊之，衆言同，於是乎書。

①桐城方孝標著書，有悖逆語，載名世著南山集，多採錄之，刊版行世，版藏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

九卿會審，名世寸磔，族皆棄市，苞逮入京獄，論絞，後改編旗籍，此即記獄事也。②刑部獄屬於刑部

之監獄也。②洪洞山西縣。杜君蓋亦囚罪被逮，同繫獄中者。③言居五室之中央一室。④屋極

屋頂也。⑤薄音博（夕乙）切近也。⑥藉坐臥其上也。⑦傑旺傑悍旺盛也。⑧駢死接比而

死。⑨京兆係畿輔古稱，清名順天府尹，所管有獄。⑩清時京城中設巡查御史，分東西南北中，故

稱五城御史司坊御史獄也。⑪京城有九門，設官以司詰禁，稱為九門提督。⑫十四司皆屬刑部，

每司郎中二，滿漢各一人。⑬劑配置也。⑭言獄官與胥吏朋分之。⑮朱翁名書，字子錄，宿松人，

余生，不詳其名字，皆與苞同罪被繫者。⑯汎同泛，徧也，廣也。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於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肢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①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②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③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歲每大決，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④皆縛至西市待命，

其傷於縛者，卽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於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卽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④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爲差。』曰：『無差，誰爲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⑤信夫！

①謂經三縊，猶不令死，再加他種刑具也。②質，音至（出），抵押也。言留其首以爲要挾，如抵押然。

③謂行刑前司綁縛者亦然。④大決，秋決也。每歲夏曆八月，刑部將各死罪人犯，會同九卿詳核

分擬，請旨定奪，有予勾免勾之別，予勾者爲勾，立即施刑，免勾者暫緩爲留。⑤木訊，加以木製刑具，

迫令供招也，如夾棍之類。⑥言貧富不等。⑦孟子公孫丑章語。言人之仁不仁，視其所擇之術爲

斷，胥吏禁卒，生性非必不仁，特其所擇不容不爾，故曰術不可不慎。

部中老胥，家藏僞章，文書下行直省，^①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請部，^②猶未敢然。功令，^③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主決，餘經秋審，^④皆減等發配；獄詞上，中有立決者，行刑者先俟於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⑤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⑥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詞無易，但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⑦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⑧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⑨主者口呿舌橋，^⑩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吏一夕暴卒，人皆以爲冥謫云。

①直省即各省，以其直轄於中央，故稱。

②上聞奏聞君主移關轉移關白也。

③功令，定律也。

④

秋審每歲八月，刑部會同九卿核定各罪犯之處置也。

⑤言不羈留時刻。

⑥言獄詞已具，即將呈

奏也。⑦謂主讞者見處決非原定之人而奏請之。⑧言主讞者亦將以失察見罪。⑨前言上聞及移白大部猶未敢然，乃據已往事也，此時之有此事，則因僞不破而奸人益無忌憚之故。⑩吐音祛（く），張口橋音矯（しゝ）去聲，舉也。口張舌舉，驚貌。

凡殺人獄詞無謀故者，①經秋審入矜疑，②卽免死，吏因以巧法。③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且意氣揚揚，若自矜詡噫，④惡吏忍於鬻獄，無責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爲功，而不求其情，⑤其枉民⑥也亦甚矣哉！

①謀故，謀殺故殺也。

②審擬罪犯，分情實緩急可矜等項，矜疑卽情有可矜而罪在疑似之間者。

③巧法，藉法以行奸巧也。

④噫，音泄（しゝ）汗也。

⑤謂良吏亦務救人命而不求事實。

⑥

使死者含冤，故曰枉民。

姦民久於獄，與胥卒表裏，^①頗有奇羨。^②山陰^③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④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⑤蓋以律非故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歎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⑥時方冬停遣，^⑦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⑧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已。

①表裏，表裏爲奸也。

②奇，音几（4一）；奇羨，皆餘剩之意。

③山陰，山西縣。

④漠然，閒逸貌。

⑤代承爲殺人犯也。

⑥明建北京，名順天府，今稱京兆。此謂移羈順天府尹獄，卽前所言京兆獄也。

⑦雖移居京兆獄，以方冬時，往亦不卽遣戍所。

⑧言求居老監，過冬再移。

游潭柘記^①

康熙戊戌^②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③乃謀爲潭柘之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

也。』少間，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寓安曰：『車倍僦，^④雨淋漓，詰旦^⑤必行。』既就途，果回遠，^⑥經硎磧，^⑦數頓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丘，雖余亦幾悔茲行之勞而無得也。

①潭柘山名，在京城西，西山之支也，三峯連湧，旁有二潭，潭上有古柘，因名。②康熙五十七年也。

③言照公文所定期程尙得稍信住宿以就道也。④僦音酒（卍一又）去聲，租賃價也。⑤詰旦

明晨也。⑥回遠迂曲而遠也。⑦硎音苴（卍），土山戴石爲硎磧，淺水中沙堆也。

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門，^①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相得。時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求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②蔭藪^③密蒙，如行吳越溪山中。遇好石，輒列坐淹留^④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於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

①山有寺，卽名潭柘，金時所建。②蔭藪皆草名。『蔭』一作『藪』。③淹留久留也。

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縶者？乃自牽於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邪！夫古之達人，巖居川觀，陸沈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疲精神於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者，惟寓安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尙可不覺悟哉！

①羈馬絡頭也。繼馬韁也。以喻人事之牽絆。

②陸沈，莊子則陽篇：『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是陸沈者也。言人中隱者，譬之無水而沈也。

③蹙縮小貌。

④奇，讀如羈。數奇，謂運數乖舛而不

相合也。

遊雁蕩記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

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③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歲月，故曲盡其形容；^④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

^①雁蕩山名，在浙江樂清縣東，峯百有二，谷十，洞八，巖三十，爭奇競勝，遊歷難遍，雁之春歸者留宿焉，故名。^②乾隆八年也。^③永唐州，屬今湖南，零陵縣爲其舊治。柳唐州，屬今廣西，馬平縣其舊治。

^④子厚，柳宗元也，爲文卓絕，以罪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多記兩州景物之作。

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①金陵之招山，^②臨安之飛來峯，^③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疥蹶然^④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

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浮山^{△△}見送左未生南歸序註，山舟形，高不一里，三面臨河，上計三十二巖七十二洞，間有險峭幽奇者。

○攝山^{△△}一名棲霞山，在上元縣東北，高百三十二丈，山多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其形方正，四面重嶺似繖，又名繖山，中有千佛巖，天開巖，中峯澗，白乳泉諸勝。

○飛來峯^{△△△}在錢塘縣靈隱山東南，晉時僧慧理登此山，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不知何年飛來。』因以爲名，而又名靈鷲峯。

○瘡[△]音位（ㄨㄣˋ），上聲，癩痕也。蹶然^{△△}驚貌。

陳馭虛墓誌銘

君諱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術，○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卽自慶不死。

①方術如醫卜星相等。

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予遊京師，僕某遘疫，君命市冰，以大罌①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予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②，食腥羶③，家無溷區④，汗溼彌溝衢，而城河久涇⑤，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僨⑥，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⑦，困憊⑧，忿蓄而為厲疫。冰氣厲而下滲⑨，非此不足以殺⑩其惡。故古者藏冰⑪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

①罌音因（一ㄣ）瓶之大腹小口者。

②駢闐充滿也。言人畜衆也。

③羶羊臭也。

④溷區廁所

也。莊子庚桑楚：『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⑤涇音燕（一ㄎ）淤塞也。

⑥僨音憤（ㄈ）

ㄣ）張動也。⑦中讀去聲。膈胸膈臆當胸處。

⑧憊音湫（ㄟ又）

困憊氣臭熏鼻不通之謂。莊子

天地：『五臭熏鼻，困憊中顛。』

⑨滲音森（尸ㄣ）去聲，由微孔緩緩下漏也。

⑩殺去聲，減削也。

⑪左傳昭二年：『日在北陸而藏冰。』北陸，虛宿別名。

予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麋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卻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警，[○]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予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予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

[○]敦迫，催促就道也。麋，音君（リ）[△]；麋至，羣至也。

[○]訾警，詆毀也。

[○]大理，掌刑法之官。高公，

宛平人，名裔，字素侯，由翰林官至大理卿。

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

[○]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喻爲官職束縛，不能自由也。

[○]秦漢有太醫令，屬少府，主醫藥，元改太醫院，

明清皆因之。檄，音亦（丁），古官文書之木簡，徵召曉諭皆用之。

君之杜門不出也，予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①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予復至京師，君柩果殓，^②遺命必得余文以葬，予應之而未暇以爲。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子某。銘曰：義從古，迹戾世。^③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

^①吾非醫者言素志高尙，不欲以醫自鳴也。

^②殓音四（么），埋棺坎下也。

^③戾世，不諧於世。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芥，^①字蒼略，號些山，^②湖廣黃岡人。^③明季爲諸生，與兄濬，^④避亂居金陵，卽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⑤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

弗示也。

① 界音戒（ㄐ一ㄩㄞ）

② 些音娑（ㄒ一ㄝ）

③ 湖廣湖南湖北也。黃岡湖北縣。

④ 濬字于皇，號

茶村，明季諸生，入清，隱居不出，詩文豪健，有變雅堂集。

⑤ 廉隅品行端正，節操堅確之謂。

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間。窶艱，① 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間無幾微不自適者。間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即默默去之。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厮輿，② 惟恐有傷也。

① 窶艱貧乏困苦也。

② 厮音斯（ㄙ一）厮輿賤役也。

初，余大父① 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② 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③ 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④ 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⑤ 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⑥ 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

爲君惜之！』

①大父^{△△}，苞之祖也，名轍，字漢樹，號馬溪，歲貢生，有文名，官興化縣學教諭。②跛[△]音播（夕三）足偏

廢也。③墟莽^{△△△}間郊野荒曠之地，人跡所罕至者。④蒔[△]音市（尸）作名詞用，草名也。⑤泚然^{△△}言

胸襟澹遠也。⑥燕齊^{△△}，直隸山東等處。

先生生於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

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琰以某年月日卜葬

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①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其的也。②

①蛇，讀若移；委蛇，委曲酬應也。②的，射侯之中也，引申爲志所欲達之地。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①其本師曰念臺劉公，②公既歿，有弟

子曰黃宗羲梨洲，^①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④最知名。

^①四明^{△△}，本山名，在浙江鄞縣西南一百五十里，人因稱鄞爲四明。^②念臺^{△△△△}劉公^{△△}，見前跋石齋黃公手

札註。^③黃宗羲^{△△△△}明末餘姚人，字太沖，號梨洲，明將亡，奔走營救，未得要領，清初隱居教授，數徵不就，

其學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撰述之最著者，有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學者稱南雷先生。^④充宗^{△△}，名斯

大，湛思諸經，尤精春秋三禮，學者稱褐夫先生。

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①故其學博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至京師，^②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日：『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③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

○東髮成童之年也，大戴禮：『東髮而就大學。』時文，明清兩代應試之文也，又稱八股文。○康熙

己未修明史，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先生以布衣參史局，徐公罷，繼之者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鴻緒，皆延請有加禮。○明茅坤以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軾、轍、王安石、曾鞏之文鈔爲一編，稱唐宋

八大家。

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豫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

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④，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⑤，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⑥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⑦，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⑧，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於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旣傑出，又承父學^⑨，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亶^⑩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

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卽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藁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連遭轆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旣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歿蓋二十有一年矣！

①再宿爲信。

②李翱唐隴西成紀人，字習之，師事韓愈，有李文公集。曾鞏宋建昌南豐人，字子固，爲

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遷固司馬遷與班固也，一作史記，一作漢書。

③實錄史體名稱，明清

皆置實錄館，以紀國家之事。

④邑乘縣志也。

⑤網羅捕魚鳥之具，引申爲搜羅包括之意。參伍，或

三或五，以相參合也。

⑥覈音核（尸止）驗也，考事得實之謂。

⑦宋史元托克托等撰，其書僅一

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予生同郡，^①長而客游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而爲汎交。^②己丑庚寅間，予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③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④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予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⑤於四方。予久寓金陵，亦倦游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皋壤^⑥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⑦，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⑧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予難，^⑨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先後，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予固未敢以望於左人。壬辰夏，予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予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予邀寬法出獄，隸漢軍，^⑩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

①左人，懷寧縣籍，懷寧與桐城，皆屬舊安慶府，故曰同郡。

②汎與泛通，汎交，非深交也。

③邗，音寒

(厂弓)邗江即揚州之運河，因稱揚州爲邗江，或曰邗上。④桐城縣東有大龍小龍二山。 ⑤栖

栖猶皇皇，急迫貌。⑥臯壤，平田肥沃也。 ⑦匝歲，周一年也。 ⑧事見前獄中雜記。 ⑨苞被逮，戚

友謀偕行者，宣左人薦無爲州人宋德輝，往與宋言，宋即許諾，易姓名尾苞後，在途事無違者。⑩寬

法，謂蒙寬宥，免置重典也。苞先論死，清聖祖素重苞，以減死論，編漢軍旗籍。

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考。①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

②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予與左人相識幾

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予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

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邪！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③今已陰爲野土。 ④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

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纏兮，⑤得甘寢。 ⑥其何悲。

①者音苟（《又》）老壽也。 ②魁然高大也。 ③精爽即精神也。炯然，光明貌。 ④陰音蔭（一七），

瘞藏也，禮祭義：『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 ⑤纏音墨（口止）糾纏，絞索也，史記賈誼傳：『夫禍

之與福兮，何異糾纏。』言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甘寢，謂一瞑不視也。

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①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蔑^②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間，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予出塞返役，而洙死已浹旬矣！^③

①武商平，溧水縣人，名文衡，歲貢生。②蔑，無也。③浹旬，周一旬也。

始商平有子三人，予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予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④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予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予方欲迪^⑤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羈^⑥死，有子始二歲。

○聒音括（《X Y》）語雜聲囂也。 ○迪進也。 ○羈旅寓也。

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予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邪！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冢，予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予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震愆，○罹百憂兮連延。蹇孤游兮局窄，○命支離○兮為鬼客。天屬盡兮煢煢，○羌九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翳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呵護兮無失！

- 謂受譴責也。
- 愆，過失也。
- 天死為札。
- 藁葬，草葬也。
- 震愆，命運顛沛之意。
- 蹇，音舉（4一弓）發語詞。窄，狹隘也。
- 支離，殘缺也。
- 天屬，謂關於天性之親者。煢煢，憂思也。
- 羌，語辭。
- 汭，音芮（口X\）水之隈曲處也。
- 先靈，謂其父商平也。

姚
鼎
文

目錄

李斯論·····	一
書貨殖傳後·····	五
復張君書·····	七
復魯絜非書·····	一〇
復蔣松如書·····	一三
南園詩存序·····	一六
禮箋序·····	一九
贈錢獻之序·····	二一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二三
朱竹君先生家傳·····	二五

張逸園家傳·····	二七
儀鄭堂記·····	三一
登泰山記·····	三三
游靈巖記·····	三六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	三八
祭張少詹曾敝文·····	四〇
祭朱竹君學士文·····	四二
宋雙忠祠碑文·····	四三
袁隨園君墓誌銘·····	四六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五〇

李斯論①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①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

①李斯楚上蔡人，嘗從荀卿學帝皇術，西仕於秦，始皇定天下，斯爲丞相，定郡縣制，下禁書令。②蘇子瞻名軾，宋眉山人，嘗築室黃州東坡，號東坡居士，爲文縱橫奔放，雄視百世，詩飄逸不羣，書畫亦有名。文引其荀卿論一篇而言。荀卿名况，戰國趙人，其學以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與孟子性善之旨適相反。

當秦之中葉，①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②商鞅教孝公燔詩書，③明法令，設告坐之過，④而禁游宦之民。⑤因秦國地形便利，⑥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⑦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

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⑧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⑨禁學士，^⑩滅三代法而尚督責，^⑪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

①中葉中世也。

②商鞅姓公孫氏，衛之庶子，入秦相孝公變法強國，封於商，號曰商君，因稱商鞅。

③燔音煩（ㄇㄨㄢˋ）燒也。

④告告姦坐連坐。

⑤游宦謂他國之來遊以求仕進者。

⑥秦地表裏

山河，關中天府，得高屋建瓴之勢。

⑦始皇名政，即并吞六國而得天下者也。

⑧逆迎也。二世名胡

亥，始皇少子。

⑨焚詩書，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學卜筮種樹

之書。

⑩禁學士，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⑪督察也，察其罪，責

之以刑罰為督責，斯上書二世，謂督責之術設，則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因行督責益

嚴。

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即有學識甚當，見其

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①頓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②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③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

①疾首^{△△}，頭痛也。

②古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夷^{△△△△}，誅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爲三族^{△△}。趙高誣斯子李由，

與楚盜通，拘斯入囹圄，不勝榜掠，誣服，二世二年七月腰斬咸陽市而夷三族。^③易履卦之辭。眇[△]，目

偏盲也。跛[△]，音波（夕己），上聲，足偏廢也。咥[△]，音迭（夕一廿），齧也。言小人竊居高位，擅作威福，卒罹

於凶咎也。

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

王而頌言○儒效，雖聞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④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頌與『公』通，頌言公言也。

○諫逐客，始皇卽位，逐諸侯之客，李斯亦在逐中，上書諫之。

○王

介甫，名安石，介甫其字，博覽強記，相宋神宗，謀改革政治，興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號爲熙寧新法，惜當時朝臣反對，新進多不稱職，卒無效而有弊。熙寧，宋神宗年號。④章惇字

子厚，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三司條例官，哲宗卽位，廢新法，後以惇爲尙書僕射兼門下侍郎，惇引用其黨蔡京蔡卞等，盡復新法，人民交怨。曾布，字子宣，安石曾薦引之，哲宗末年，布贊章惇紹述甚力。張

商英^{△△}字天覺，以章惇薦，擢監察御史，攻擊廢新法之司馬光等，不遺餘力。蔡京^{△△}字元長，爲尙書左僕射，復王安石新法，與弟卞及子攸，狼狽誤國，後貶死。

書貨殖傳後①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②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③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什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④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⑤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⑥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

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

①貨殖，貨財生殖也。漢司馬遷作史記，有貨殖列傳。

②子長，司馬遷字。遷父談，為太史公，遷繼父業。

李陵敗降匈奴，武帝怒甚，遷極言陵忠，武帝以遷為陵游說，下腐刑。

③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

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④武帝時，兵連不解，縣官大空，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

司農丞，領鹽鐵事，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其時設有鐵官之郡凡四十，設有鹽官之

郡凡二十八。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桑弘羊為

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謂諸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

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也。

⑤四句為貨殖傳中語。

⑥秦始皇時，更名民為黔首。

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①鞭箠夷蠻，雄略震乎

當世，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②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呢訾啜汁之行，③士

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①區區，夏華夏。

②睨，音倪（广一），斜視也。

貨殖傳：『烏氏保畜牧，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

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③呢，音足（ㄋㄨˋ）；呢訾，求媚也，楚辭：『將呢訾慄斯，唯唯嚙呢以事婦人乎？』
啜汁，沾丐其殘液也，史記魏世家：『啜汁者衆。』

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駘蹇，①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愧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絃，②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鱸鮪時涸而鮒鮓游，③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

沈部曹^④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值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物^⑤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聵^⑥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躄^⑦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

①駭音礙（兀劣）上聲，癡愚也。蹇遲鈍也。②絨音弗（匚义）繫印環之繩。③鱣音展（出弓）

平聲，鯉類。鮪音位（义义）上聲，同鱣。鮒音附（匚义）鯽魚。鮠音苴（卍）鱈魚屬。④浮沉部

曹作者嘗由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⑤物與「粗」通。⑥瞶目無精也。⑦一足偏廢曰跛兩足

俱廢曰躄。

僕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①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皇皇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據論，微補於國而道

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①詩曰：『叩須我友。』^②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飲酒者，見千鍾百榼^④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抹，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間，有跬步^⑤不容不慎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

①語見孟子。

②語見易小過。

③見詩衛風匏有苦葉。叩，我也。須，待也。詩言男女必待配耦而相從。

④榼，音盍（尸己），酒器也。

⑤跬，音奎（歹义），上聲。跬步，一舉足也。

僕今日者，幸依聖朝之末光，有當輔之襄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殞，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稚在抱，欲去而無與託，

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趨，○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量察焉。

○趨，^{△△}行不進也。

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魯絜非，新城縣人，名九皋，號山木，乾隆進士，官山西夏縣知縣，著有山木居士集。

○程魚門，歙縣人。

人名晉芳，號葢園，乾隆進士，官吏部主事，以修四庫書改編修，著有勉行齋文。

○周書昌，歷城縣人。

名永年，乾隆進士，生而好學，棄產營書，學問淹博，四庫書館開，與程姚皆爲纂修官。

④剽，音漂（父

一么）襲取也。

蓋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有弗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

①杲，明也。

②鏐，音留（力一又），黃金之美者。

③馮，同「憑」。

④淪，水波也。

⑤漻，音聊（力

一么；
① 漻乎，高遠貌。
② 暎，同「暖」；暎乎，温和也。
③ 愀，音悄（专一么）；愀乎，悲貌。

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① 糅，音狙（广一又），錯雜也。
② 語見易繫辭。
③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

賓夷則無射之六陽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之六陰律也。
④ 廉，謂稜角峭厲，肉，謂豐腴潤

澤猶言骨肉停勻也

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以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諸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

○識與『誌』同記也。

○梅崖集，朱仕琇撰；仕琇字斐瞻，號梅崖，乾隆進士。

○令甥，陳用光也，字

碩士，爲魯甥，嘉慶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師事姚氏，著有太乙舟文集。

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聵霧。○冬間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怍。○不能自己，聊識其意於行間；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

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鼎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

① 霽音夢（ㄇㄨㄥˋ）晦也。

② 怍喜樂也。

③ 左傳襄公八年：「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

也。」言氣類相同也。

④ 二語見詩小雅隰桑篇，原文何作「遐」，意與何同。言心愛君子，何不遂以

告之。

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

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有甚於往者爲詩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蘇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①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②，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⑤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蘇於蓉菴先生爲後輩，^⑥相去甚遠，於穎州乃同年耳，^⑦先生謂穎州曰：兄固於蘇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朱子四書章句，元延祐中，用以取士，明清因之，懸為令甲。○戴東原名震，休寧人，為四庫全書纂

修官，學長於考辨，而尤精小學，所著書凡二十餘種。○送錢獻之序見下。○論語：『二三子何患

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喪，失位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以警衆之具。蘇氏謂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如木鐸之徇於道路，其說為朱子集註所取。○益成，益成括，仕齊被殺，孟子譏其小

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故取殺。集註：『恃才妄作，所以取禍。』○蓉庵先生未詳。○穎州蔣熊昌

也，字澄川，陽湖人，與姚同舉進士，曾任安徽穎州府知府。

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澧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為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

○南園，錢澧別號，參閱下註。○昆明，雲南縣。澧，音豐（ㄉㄨㄥˋ）；錢澧，字東注，號南園，乾隆三十六

年進士，官御史，有直名。○長白，清府，今為縣，屬奉天。法式善號時帆，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

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趙州清直隸州，今爲趙縣，屬直隸。師範，字荔屏，趙州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安徽望江縣知縣。令君知縣之稱。

當乾隆^①之末，和珅^②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③能訟言^④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今上^⑤旣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

① 乾隆，清高宗年號。

② 和珅，字致齋，清滿洲人，高宗寵任之，官至大學士，弄權黷貨，吏治大壞，仁宗

嘉慶四年，爲王念孫糾參，奪職下獄，賜自盡，籍沒其家。

③ 侃然，剛直貌。

④ 訟言，見李斯論註。

⑤

今上，謂仁宗。

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①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②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③不得，乃以湖北鹽政

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坤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詔飭責，謂君言當。和坤益嗾君，而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

①國泰和坤私人，任山東巡撫，虧帑數十萬金，事覺，逮京伏法。

②通政副使，清官名，本掌出納上命，

奏報臣民上書，軍情消息，自軍機處設立，遂爲閒曹。

③媒孽，謂欲構成其罪。

④鐫，音戩（尸一弓），

平聲，削除也。時有旨降灑三級。

⑤遭父母喪曰丁艱。

⑥部曹，各部郎官也。灑服闋，入京補主事。

⑦清世宗因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慮泄漏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其後凡內外要事，悉綜於軍機，與漢之尚書省無異。⑧錢奏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屬察白事，署稿，得有定所，近日和坤福長安止於如

意門外直廬，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並請敕改正。⑨噤音欠（く一マ）上聲，恨也。

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喪，既作詩哭之，今得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⑩科舉時校閱試卷各房官，謂之分校。

禮箋序①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寧犯天下之所不

躋，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歛金蘂中修撰^①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②，然於鄭義所未衷^③，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真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

① 注解古書爲箋，如詩有毛傳鄭箋是禮箋，所以註禮者。② 歛音吸（丁一），安徽縣。金蘂中名榜，

清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修撰掌修國史，金以進士授此職。③ 康成，東漢大儒鄭玄字，所著

之書，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註。④ 未衷意不謂善也。

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尙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① 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① 魁俊才智傑出者。

贈錢獻之序①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②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③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④當明佚君，⑤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

①錢獻之名，號十蘭，江蘇嘉定人，累官知乾州，於經史多淹通。

②讖緯，占驗術數之書，後漢頗盛行。

③義疏，疏解經義之書，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賈公彥徐彥楊士勛等作周禮儀禮公穀傳疏。

④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

④功令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也。⑤明多放佚之君。

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①其弊，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窺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

①齊[△]，作整理解。

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雁泮①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②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①雁泮^{△△}，雁泮也。

②嶺表^{△△}，卽嶺南，謂廣東也。

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①

曩者鼎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②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鼎曰：『夫黃舒③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④，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

①劉海峯，桐城縣人，名大櫪，字耕南，海峯其號也，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爲方苞所器重，姚氏繼之，三人皆籍桐城，故後有桐城派之目。②歙見禮箋序。歷城山東縣名。程周見復魯絜非書註。③

黃，黃山，在安徽歙縣西北，有三十六峯。舒，舒城，安徽縣。④浮屠亦作浮圖，皆即佛陀之異譯，佛教爲

佛所創，人因稱佛教徒爲浮屠。儁與『俊』同。

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士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①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

^①周衛武公老年勤奮，嘗作懿戒以自儆，懿讀爲「抑」，卽詩大雅抑篇也。

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①學文於先生。游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②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①鮑伯父範，字南青，^②蕪馬，乾隆進士，曾授職編修。

^②樅陽[△]，鎮名，在安徽桐城縣東南。

朱竹君先生家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①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②進至日講起居注官，③翰林院侍讀學士，④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⑤所知，以爲疏儻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⑥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⑦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⑧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⑨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

①大興縣名，舊爲順天府治，今屬京兆尹。

②編修掌修國史，屬翰林院。

③日講起居注官，史職，清

以翰林兼之。

④翰林院官署名，掌祕書著作之職。侍讀學士、內閣翰林院皆有之，此則屬於翰林院

者。

⑤諸城，山東縣。劉文正公名統勳，字延清，號爾純，康熙進士，累官東閣大學士。

⑥明成祖永樂

元年，敕解縉、姚廣孝等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爲一書，用韻字編之，凡二

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爲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冊，名爲永樂大典；後多散亡，今祇存六十冊矣。⑦

金壇江蘇縣。于文襄名敏中，康熙進士，累官文華殿大學士。⑧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

天下書籍，統計十六萬八千餘冊。

⑨日下舊聞，清朱彝尊撰，搜輯故書，及金石文字之關於燕京者

千六百餘種，分十三門，都四十二卷。乾隆時，高宗復命詞臣編增爲十五門，都一百六十卷。

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

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游山水，幽險皆至。余閒至山中崖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昌平，清州，屬順天府，今改縣，屬京兆尹。陳伯思，未詳。

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尙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瑛，○皆贈左都御史。○廷瑛三子，長若淮，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

端凝樸慎，而君慷慨強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

①清時，朝官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兵部尚書，兵部之長，掌中外武職，銓選簡覈之政，與各部尚書皆為一品官。②瑋，音弟（勿一）。③贈以子貴而封贈也。左都御史，都察院之長官，統轄諸御史。

君始以諸生為書館謄錄，④敍勞授主簿，⑤借補熱河巡檢。⑥熱河今為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為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間，君之嚴能治辦，奸蠹屏除。留守內監為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⑦於是熱河內府總管⑧怒，奏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上聞之，顧喜君強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為非。其後為良鄉⑨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⑩有旗民張達祖，居首輔傅忠勇公⑪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達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為民直；君至，傅忠勇頗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為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偽來首云：『有某

人至其家，巨盜也。一及捕之至，即自首某案已所爲盜，有賊在京師禮拜寺，君使
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鬪；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
議當革職；既而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⑩覆問，減君罪，發甘肅以
知縣用；是時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

①諸生謂生員也。騰錄抄寫之員，清時實錄等館均有之，期滿序勞，得爲實官。②主簿，牧令之佐吏。

③熱河地名，清初置廳，後升承德府，今爲縣，暫稱特別區域。巡檢縣令之屬官。④于文煥，或作于

榮煥，倚恃內監，戲侮街市，張爲巡檢，按法懲治。⑤內府總管，清代有總管太監，熱河爲出巡駐所，故

設內府太監。⑥良鄉縣名，屬京兆。⑦同知，府州之屬官。⑧傅忠勇公，傅恆也，姓富蔡氏，字春如。

滿洲鑲黃旗人，封一等忠勇公。⑨軍機處，見南園詩存序註。

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一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一道屢遷，
所過之田，爲沙礫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
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

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上數顧問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③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④受封朝議大夫，^⑤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已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①張掖^{△△}甘肅縣。

②黑河^{△△}卽甘肅之額濟納河，亦曰張掖河。

③撫寧^{△△}直隸縣。

④郎中^{△△}各部諸司之

長。^⑤朝議大夫從四品文階。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①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時述平生爲吏事，奮髭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每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戶部員外郎，②

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①丈人行輩行之長者。

②員外郎位郎中之次。

③延平府今廢，南平縣其舊治。

儀鄭堂記

六藝①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②左邱明傳春秋；③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哀④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⑤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⑥各爲專門，及其末造，鄭君康成⑦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⑧弟子傳其學，既大著，迄魏王肅

駁難鄭義，^⑨欲爭其名，偽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為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斬明聖學，詔天子，而顧欲為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

①六藝，即六經，詩，易，書，禮，春秋，樂也。

②易傳，孔子贊易之文，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謂之十翼。

③春秋本魯史記名，孔子刪定之，魯人左邱明為之傳，即今左傳。

④哀聚也。

⑤禮記中如月令本為呂覽文，即為雜取諸子所著書之證。

⑥漢儒說經，易有十三家，書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樂六家，春秋二十三家。

⑦鄭康成名玄，後漢高密人，為經學大家。

⑧青州古九州之一，今山東及奉天皆有地屬之。

⑨王肅字子雍，魏東海人。善賈逵馬融之學，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禮，左氏傳之解，又撰其父朗所作之易解，皆列於學官，孔子家語，亦肅所偽託，南北朝學者，大半宗王屏鄭。

曲阜孔君攜約，^①博學，工為詞章，天下方誦^②以為善，攜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為之記，攜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

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③以攜約之才，志學不息，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足矜哉，雖說經精善，猶末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攜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攜約也。乾隆四十九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記。

①曲阜山東縣，攜約爲孔子六十七世孫。

②誦稱說也。

③論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①汶水西流，^②其陰，^④濟水東流，^⑤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⑥最高日觀峯，^⑦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⑧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⑨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⑩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⑪其級七

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①泰山古稱五嶽之一，為東嶽，亦曰岱宗，在山東泰安縣北，周圍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②山南為

陽。③汶水即山東大汶河，為運河上源，出萊蕪縣東北原山。④山北為陰。⑤濟水亦稱沈水，源

出河南王屋山，東流至山東。⑥山東之長城，沿河因泰山而築，長千餘里，在肥城縣西北，非萬里長

城也。⑦泰山東南山頂名曰觀峯，為泰山結頂諸峯之一。⑧齊河長清皆山東縣。⑨泰安舊府

名，今為縣。⑩朱孝純字子穎，號海愚，歷城人，乾隆進士，累官兩淮鹽運使，能畫，詩力雄放，鼎推重之。

⑪磴音登（勿厶），山巖之石路。⑫酈道元字善長，北魏時人，好學，所著水經注為最名。水經

注謂環水出泰山南谿，東流注於汶。⑬徂徠山名，在今泰安縣東南四十里。

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擣菹^①。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②，而皆若僂^③。亭西有岱祠^④，又有碧霞元君祠^⑤。皇帝行宮^⑥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⑦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

①擣菹綾文也，山東有大文綾，又名擣菹綾，北魏祖挺嘗以此綾爲賭，故後名賭戲爲擣菹。②絳，赤

色。皜，白也。③僂，音縷（夕又）俯也。④岱祠，卽嶽廟，祀東嶽神。⑤碧霞元君，古謂東嶽大帝女，

宋眞宗命建祠奉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⑥行宮，古時君主出行，中途棲息之所。此指清高宗行

宮，故冠皇帝二字。⑦顯慶，唐高宗年號。

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①罅音柶（T-Y）去聲，裂縫也。

游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為城墉，①高千餘雉，②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③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澂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為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驚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④有泉，皇帝來巡，⑤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⑥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為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⑦

①墁小城。

②長三丈高一丈為雉。

③嶂山如屏者。

④尻音考（ㄎㄠ）平聲，脊骨盡處，巖尻謂

巖盡處也。

⑤皇帝指高宗，高宗曾幸此也。

⑥墁音漫（ㄇㄢˋ）去聲，牆壁之飾。

⑦政和宋徽宗

年號。

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①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②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③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游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④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⑤夜宿，姚鼐記。

①佛圖澄，晉時天竺之僧，少學道，通玄術。

②朗公谷，舊名琨瑞溪，竺僧朗隱於此。

③苻堅，晉時前

秦主。^④歷城，山東縣。^⑤張峽，未詳。

方正學祠重修建記①

天地無終窮也，人生其間，視之猶須臾耳；雖國家存亡終始數百年，其逾於須臾無幾也。而道德仁義，忠孝名節，凡人所以爲人者，則貫天地而無終敝，故不得以彼暫奪此之常。昔明惠宗②之爲君，成祖③爲臣，自下逆上，篡取其位，當時忠義之士，抗死不顧，而方正學先生之事尤烈，此貫天地不敝之道也。天道是非之理，閒不與禍福相附，楚商臣匈奴冒頓，皆身享大逆之所取，而傳之子孫；④當其造逆之日，亦安知無仗節死難之臣於其間，而古記或略而不傳，要之忠義之氣，自合乎天地，士固不必以名傳也；而靖難之事，⑤於今爲近，正學先生，本儒者之統，成殺身之仁，雖其心不必後世之我知，而後人每讀其傳，尤爲慷慨悲泣，而不能自己。成祖天子之富貴，隨乎飄風，正學一家之忠孝，光乎日月，此豈非人心之上通乎天地者哉！

○方正學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明寧海人，工文章，闢異端，名書室曰正學，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王入南京，卽帝位，令草詔不從，被殺，夷十族。○惠宗卽建文帝，名允炆，明太祖之孫。○成祖卽燕王，名棣，太祖第四子。○楚商臣春秋楚成王子，弑父自立，事見左傳文公元年。○冒頓讀如木突，漢初匈奴主，射殺其父以奪位。○惠宗用齊秦黃子澄之謀，削諸藩，燕王內不自安，遂指齊黃爲奸人，請入清君側，名其兵爲靖難，南京陷，惠宗不知所終。

明萬曆○時，南京士大夫，始建正學祠於其墓前，○至國朝，數經修飭，今祠宇又已久敝矣。江寧巡道○歷城方公昂，其先金華人，○正學之族子也，來謁祠下，因亟修治其漏壞，又增建前後之屋各四楹，旁屋三楹，以便守者之居而壯祠之觀。歲月久遠，或更有視其敝，感正學之誼而來修者，公乃請余爲記以待之。嘉慶二年秋七月，桐城姚鼐記。

○萬曆明神宗年號。○祠在江寧聚寶門外山上。○清設分巡兵備道，簡稱巡道。○金華清府名，屬浙江，今廢府存縣。

祭張少詹曾敞文

嗚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①鼎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揚驥騫，^②鼎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③偕聞鹿鳴，^④風雪載途，共以車征，龜^⑤坼其膚，襄闢帷軫，^⑥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⑦獨君登第，送我西墉，援衣出涕。

①張曾敞字壇似，桐城人。少詹，官名，少詹事也，掌東宮內外庶務。②營室，星名，在二十八宿中，陰歷

十月夜，於南方正中見之。③言十年中兩次應舉。④科舉時鄉試揭曉之翼日，宴主考同考執事

各官及鄉貢士，曰鹿鳴宴，唐時宴鄉貢，用少牢，歌鹿鳴之章，故有此稱，此言同舉舉人也。⑤龜，音君

（ㄐㄩㄣˋ）天旱田裂曰龜坼，此言皮膚凍裂也。⑥襄，音牽（ㄎㄨㄢˋ）褰也。軫，車闌也。⑦省試，

即會試。

君為禁臣，彪胸爛手，^①裁觚^②朝脫，暮誦士口。鼎走南北，五躋一升，^③來則授榻，行為檢膝。④荒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

人或駭厭，君恬不憎。鼎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抹過，或喜或頽，^⑤嗚呼君往，而孰余成！

①言造意偉而文章麗也。

②觚，簡策之類，古人以書文字。

③此言仕進之滯。

④滕，行滕，如今之

纏腿。

⑤頽，音媯（夕一厶），盛氣貌。

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雋，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癥疵，^①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貲，交讒去官，大快羣欺。

①癥，音般（夕弓），瘡痕。疵，音慈（夕），過誤。

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僂^①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②終接櫓，^③晨宵商榷。鼎始告歸，君在大梁，^④斬世大用，爲師一方。正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⑤凶問遠承，將信終叵，^⑥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芴不可論，既斃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鼎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

紼，^①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尙饗！

① 僂音讒（彳弓）疾也。② 面丹有渥色赤而潤也，詩秦風：「顏如渥丹。」③ 薨音萌（口厶）

屋棟。④ 大梁，河南。⑤ 有疾病者，齋撤琴瑟，古之禮也。⑥ 叵音坡（攵己）上聲，疑之意。⑦ 蒞

音忽（尸义）渺茫之意。⑧ 紼，引棺索。

祭朱竹君學士文^①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② 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決，③ 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

① 參閱前朱竹君先生家傳！② 言議論之際，雖各持一見，固執拒抵而相爭，終諧合而見許也。③

決，同訣，別也。

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④ 焱⑤ 怒濤驚，復於恬靡，⑥ 小泚

澄潭，^④亦可以喜。

①言其取材廣博。

②森，音標（夕一么），暴風從上下也。

③恬安也。靡，相隨順之意。言其豪放後

復歸恬靜也。

④泚，小渚。澄潭猶清潭。此言其小品文字。

世皆知君，文士之碩，^①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可勢趨，不可利昧，^②吃口澀辭，^③遇義大啓。

①碩，大也。猶言大文學家。

②眯，音米（ㄇ一），物入目中也，此為迷惑之意。

③吃，口吃而言

艱也。史記韓非傳「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也。」澀，辭不順利也。

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尙饗！

宋雙忠祠碑文

東海朱使君，^①受命領兩淮鹽運使，^②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

公副都統姜公祠下。③乃進士民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④而下，城隳師殲，降死相繼，伯顏⑤之軍，南取臨安，⑥阿朮⑦之軍，北圍揚州，時惟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茲城。臨安既下，帝后皆入於元，⑧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兩却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⑨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⑩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氣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諡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墜⑪壞，歲久不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

①朱使君，卽朱孝純，見前。

②兩淮鹽運使，駐揚州，總理淮南北鹽政之長官。

③制置使，唐官，宋因

之，管轄數路軍務，如明清總督，李公名庭芝，字祥甫，主管兩淮制置使，守揚州，元兵至而圍之，招令降，

皆不應，後庭芝他往，裨將以城降元，庭芝旋被執，遇害。副都統為都統制之副，都統制掌征伐，非定職。

姜公名才，善戰，為通州副都統，屢敗元兵，宋亡，元使人招降，才不應，後以病不能戰，被執，不屈死。

荆襄，荆州襄陽也，地皆在今湖北。

伯顏，元丞相名。

臨安，南宋都，今浙江杭縣。

阿朮，亦元相。

臨安既下，宋帝熯及后妃皆被擄。

謝后，宋理宗后，帝熯時，為太皇太后，元滅宋，以之北去，降封壽春郡夫人。元嘗兩以謝后詔諭庭芝降，庭芝皆不答。阿朮又遣使持元世宗手詔招之，庭芝斬其使，焚書陣上。

霍弋，字紹先，仕後主為建寧太守，安南將軍，領南郡事，魏軍至，成都守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勸降，弋不聽，後聞後主安全，乃降。羅憲，字令則，仕蜀漢為太子舍人，後守永安，後主降魏，乃率所統臨都亭三日，屢遭吳伐，拒守經年，泰始初入晉。

隆，音柁，壞也。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既竣工，桐城姚鼐為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既脫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

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誼不辱身。死為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於牀茵。烈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

堂炯炯^⑤，有翼^⑥。其外神陟^⑦，在天，明曜剛大。思蠲^⑧厥心，來庭來對。^⑨

①春秋時，魯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此喻元爲金屬，今已滅金也。②瞰，音坎（ㄎㄢˋ），去聲，俯

視也。③茵褥，席之通稱。④搏膺，拍胸也，悲憤之狀。⑤炯炯，光亮貌，狀其輪奐也。⑥翼，輔也，張

也。翼其外，謂如翼之分張其外也。⑦陟，登也，升也。⑧蠲，音捐（ㄉㄨㄢˋ），平聲，潔也。⑨來庭來

對，猶言來茲廟庭，展對神靈也。

袁隨園君墓誌銘^①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游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鉞^②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③，立就，甚瑰麗^④。會開博學鴻詞科^⑤，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⑥，次年成進士^⑦，改庶吉士^⑧。

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⑨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⑩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回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

①隨園在江寧小倉山，本隋氏之園，枚得之，始改名隨園，依林麓高下以爲亭池臺榭，曲折深幽，愈轉愈勝，一水一石，皆具千巖萬壑之奇，中如小棲霞蔚藍天香雪海牡丹巖鴛鴦亭等，尤有名。②鉦，音

洪（厂义厶）；③金鉦，字震方，一字德山，其先登州人，後轉至遼陽爲遼陽人，平西隆州八達寨苗官廣昌知縣，累遷至廣西巡撫卒。④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

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拊之，聲似鞀鼓；後漢馬援於交趾，亦得駱越銅鼓。⑤瑰，珍奇也。麗，

美好也。⑥博學鴻詞，制科名，所以考拔淹通能文之士，唐時卽有之，不常舉，清康熙乾隆間，曾兩舉

之。⑦乾隆戊午，高宗三年也。順天，清府，今改爲京兆。鄉試，由生員應試，其經主考取中者，曰舉人，得

應會試。各省鄉試，皆有界限，惟順天則他省人由貢監出身者，皆可應試。⑧由舉人應試經總裁取

中者，曰貢士，得應殿試，由貢士應殿試及第者，有一甲二甲三甲之分，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餘二甲

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共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⑧集二甲三甲之貢士，更使大臣考試，取定等級，而復奏者，曰朝考，二甲以下之朝考前列者，授翰林院庶吉士^{△△△}，其次六部主事，其次內閣中書，又其次卽用知縣。⑨清制，翰林院庶吉士讀書三年期滿，舉行散館考試，謂期滿散館而考試之也，試後仍留翰林院授編修等職者，謂之留館，其次改用知縣等官有差。枚以未嫻清字，散館改發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洙陽，再調江寧。⑩尹文端公^{△△△}，名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尹爲枚座師，師弟之情最洽。

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擢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①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②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

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倣其體；故隨園詩文集，^③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④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①天台雁宕桂林等名勝，枚均有遊跡詩以紀事。

②四六體，^{△△△}卽駢儷文也。

③枚著有小倉山房文

集三十五卷，駢體六卷，爲外集，詩集三十七卷，補遺二卷。

④琉球，^{△△}在日本南，臺灣之東北，明以後始

通中國，受冊封，清光緒初，日本廢其國王，改其地爲沖繩縣。

君始出試爲溧水，^①令其考自浙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年少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

①溧水，^{△△}江蘇縣。

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①

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已耐^③。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耐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藉居江寧，從君游最久，君歿，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④，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⑤，其產越中。載官倚江^⑦，以老以終。兩世阡^⑧同，銘是幽宮^⑨。

①樹字鄉亭。

②小倉山在江蘇江寧縣之北。

③合葬曰耐，今謂子孫葬于先塋者曰耐葬。

④粵

發語辭者，老也。龐大也。

⑤沖和也。

⑥越中謂浙江省。

⑦倚江謂緣江也，枚歷官所至皆濱江，故

云。⑧阡墓道也。

⑨幽宮墓也。

博山知縣武君墓表

乾隆五十七年，當和珅秉政，兼步軍統領，遺提督番役^④至山東，有所訶察^⑤。其役攜徒衆，持兵刃於民間陵虐爲暴，歷數縣，莫敢何問。至青州^⑥博山

縣，方飲博恣肆，知縣武君，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君詰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何不見吾？且牌止差二人，而率多徒，何也？』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參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得出京城，和珅還其奏使易，於是以妄杖平民，劾^⑧革武君職。博山民老弱謁大府留君者千數，卒不獲。然和珅遂亦不使番役再出，當時苟無武君阻之，其役再歷數府縣，爲害未知所極也；武君雖一令，而功固及天下矣！

①博山，山東縣，清屬青州府，今屬濟南道。

②和珅事見南園詩存序注。

③步軍統領掌京城內外

門禁，統率八旗步軍五營，又稱九門提督。

④番役捕役也。

⑤詞察刺探也。

⑥青州府名，今益都

縣爲其舊治。

⑦時和珅專權，奏事者必備副本與珅，謂之副奏。

⑧劾，讀如核（兀古），奏人罪狀

也。

君諱億，字虛谷，偃師人。①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其任博山縣，及去官，才七月，而多善政，民以其去流涕。君自是居貧，常於他縣主書院。②讀經史，考證金石文，

①多精論明義，著書數百卷。④今皇帝在藩邸，⑤聞君名，及親政，召君將用之，而君先卒矣！

①假師^{△△}河南縣。

②書院^{△△}所以集文學之士，主者第其學之高下，分別獎助焉。

③金[△]謂鐘鼎之屬，石

謂碑碣之屬，皆古文字之可資參訂者，清時此學甚盛，長於此者稱專家。

④武著有經讀考異羣經

義證金石跋讀史金石集日錢譜授經堂詩文集。

⑤今皇帝^{△△}指嘉慶仁宗^{△△}，藩邸^{△△}，藩王之邸第，謂仁宗

尙未爲帝時。

君卒以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年五十五。余與君未及識，第聞其行事，讀所著述。今遇君子穆淳於江寧，爲文使歸，揭諸墓上。君行足稱者猶多，而非關天下利害，茲不著。嘉慶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表。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第四版

(30408)

學生國學叢書
方 姚 文 一 册

定價國幣貳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選 註 者

莊 趙 適 震

主 編 者

王 朱 雲 經 五 農

發 行 者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地

